



良心

liangxin

深度揭示当代中国「三农」问题
贺享雍长篇小说系列

○ 贺享雍 著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良心



○ 贺享雍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良心 / 贺享雍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6.12

ISBN 7-5366-8106-2

I. 天... II. 贺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14267号

良 心

LIANGXIN

贺享雍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陈 慧 罗玉平

责任编辑: 陈 慧 朱子文 罗玉平

责任校对: 田渝勤

技术设计: 日日新文化



重庆出版社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龙跃印务有限公司制版

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成品尺寸: 165mm×250mm 印张: 22.5 字数: 423 千

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2 000

定价: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著名乡土作家：贺享雍

第一部分

第一章

1

牛二被牛家湾村民小组选为了村民代表，将代表全组八十多户家庭、四百多口人，参加由五位村民代表组成的财务清理小组，清查村里的财务。

牛二感到很自豪。

牛二一自豪，就觉得十分亢奋，心里痒痒的像有毛毛虫在爬，总想发泄点什么。

牛二回到家里，看见老婆田桂花正在阶沿上剥猪草。老婆穿一件从地摊上买来的廉价短袖衫，和身子贴得很紧，一对乳房像加了发酵粉一样，今天翘得特别高，涨得特别大，如两只汤碗扣在胸脯上，随着猪草刀的一起一落而颤动着，就要掉下来的样子。牛二看见老婆这对晃动的奶子，觉得婆娘这会儿特别风骚。牛二不懂得城里人说的“性感”这个词，在城市大街上，凡是看见袒胸露背、蜂腰肥臀加胸脯前挺的女人，他一律把这女人说成“风骚”或“骚货”，并产生一些下意识的想法。牛二现在看见女人也很“风骚”，也就有了下意识的想法，这种想法又很快带动裤裆中那个物件立了起来。

牛二想发泄发泄的念头更强烈了。

牛二就朝斜对面的二叔家看了看。

二叔不是亲二叔，是堂叔，也是牛家湾这个村民组的组长。牛二能够当上村民代表，当然是和二叔分不开的。二叔开完会可能下地去了，门关着，院子里很清静，一只芦花公鸡带着一群母鸡在地下刨食，很趾高气扬的样子。刨着刨着，芦花公鸡扇了扇翅膀，就跳到了一只母鸡背上，母鸡微微趴了下来，一副任公鸡

蹂躏的样子。

牛二也就想像那只公鸡样，马上趴到女人身上，于是几步蹿上阶沿，从后面抱住女人，两只手按住女人的奶子，好像真的害怕女人的乳房会掉下来摔烂。

女人两手沾满了水，在牛二的手背上打了一下：你疯了呀，青光白日的！

又说：缸里没水了，还不利索点去挑水，动手动脚的，也不怕别人看见笑话。

牛二不但没有松手，反而像是揉面团一样在女人奶子上揉搓起来。又附在女人耳朵旁边说了一句什么。

女人的脸立即红得像地坝边那一缕晚霞，艳丽得有些色情。

但女人还是没动，一边扭动身子一边佯装生气地对牛二说：大白天的，又不是畜生！

牛二开始把女人往屋里抱：嘿嘿，弄自己的婆娘，难道还要选日子？

牛二的儿子去年初中毕业，考上了县中，家里现在就他们两口子，所以牛二要想和女人做那档子事，就很方便。

女人放下剁猪食的刀，有点想站起来又不想站起来的样子：这点时间都等不得了，忙天忙地的……

牛二一副急火攻心的样子，说：再等，我就要憋出病来了！说着，从奶子上腾出一只手，往女人裤腰里探去。

女人扭了扭腰，在衣服上揩了揩手，终于站了起来。

但就在这时，屋子拐角处传来了“沓沓”的脚步声。牛二女人兀地站住了，并且用力一甩，把牛二的手从她身上甩了下来。

来人是牛二的二叔牛方田和二婶贾秀琴。牛方田扛了一把冬瓜锄，贾秀琴背了一背篓绿桔杆。

牛方田一看见牛二，就叫了起来：牛二呀，你怎么散会就跑了呢，我还有话对你说呢！

牛二现在对二叔恼恨得不行，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呢？不过他想，只要二叔马上离开，他还有“作案”的时间。牛二拿眼安慰了一下女人，对二叔说：不就是做村民代表的事吗，我知道了！心里希望二叔快走。

但牛方田并没有要走的意思，把锄头递给了贾秀琴，说：你回去把门开了，让鸡鸭好进笼，我和牛二摆会龙门阵。

说着，也没等牛二表态，牛方田就径直走到阶沿上，一屁股在板凳上坐了下来，一副安营扎寨的样子。

牛二心中暗暗叫苦，完了完了，他这一坐下来，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把他打发走。可牛二又不好说什么，毕竟人家才提拔自己做了村民代表。

牛二只好很无奈地对女人挤了一下眼睛，女人也在脸上对牛二做了一个怪相，意思是告诉牛二，这不能怪我，谁叫你运气不好呢？然后坐下，又剁起猪草来。脸上的红晕也像地坝边的晚霞一样慢慢地消退了。



牛二也扯过一条板凳来，在身为村民组长的二叔对面坐下，准备聆听老人家的谆谆教诲。

牛方田不慌不忙裹起一支叶子烟，在嘴里吧了两口，这才说：牛二，有些话在会上是不好说的！

又说：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做村民代表？

牛二说：因为我是你侄娃，在牛家湾我们最亲，胳膊肘不向外拐。

牛方田说：对了！你当村民代表去查账，要细心些，千万不能便宜了村上那几爷子。

牛方田神色凝重，有点像大人物做报告样。

牛二说：这是个得罪人的差事。

牛方田给牛二打气说：怕什么，男人的棒槌，不硬就不说，硬起来了就要像一根铁棒槌，不能让人笑话。

牛二听到这里，又想起被二叔耽误的好事，也深有同感地对二叔说：是的，二叔，不但要像铁棒槌，还应该像孙悟空的金箍棒！

牛方田高兴了，说：要当这个村民代表的人很多，像牛八、牛金、牛伟、牛胜、牛顿这些人，都争着想当，但我觉得他们都没有你有觉悟。你当了，他们心里都有点不高兴。但你不要怕，有二叔支持你。你一定要坚持原则，把那些账查个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！

牛二说：是，查个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。

牛二现在对牛方田的革命教诲有些心不在焉，因为这时田桂花已经剥完了猪草，把笊箕端进了屋，又挑起水桶，屁股一甩一甩地担水去了。牛二盯着女人的屁股，觉得这婆娘的屁股今个也像吃了催肥素，一下子也风骚了许多。牛二的思路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到婆娘下半身去了。所以听起小组长的教导来，有点像从屋后吹过来的风，轻得没感觉。

牛方田说：我在和你谈话，你耳朵别打蚊子哟！

牛方田很严肃。

牛二打了一个激灵，这才收回思绪，说：二叔你继续指示！

牛方田于是又愤愤地说：龟儿子些心也太黑了，比刘文彩还黑，连我们一年到头跑田坎的几个草鞋钱，都不拿给我们，我们还有啥想头？清出了他们的黑账，我们才能找他们算账！

牛方田一边说，一边在板凳脚上狠狠地磕着烟斗，仿佛敲着那几个龟儿子的脑袋一样。

牛二也像下级附和上级领导一样：是，找他们算账！

其实，牛二这时心里想的是今天晚上，如何扳倒自己的女人田桂花。牛二在城里当“棒棒”期间，看过几次黄色录像，那里面男男女女玩的花样，把牛二看得差点背过气去，眼睛死死地盯住屏幕，咧着嘴，上下都在流水。上面口水流多



了，就用袖子一揩，下面的秽物就只好糊在裤头上。回来换裤头时，田桂花指着他说：你窑裤儿像打的布壳，撒米汤嘛也撒不到那里去嘛，你跟我老实交代，是怎么糊上去的？牛二当时只是笑，过了半天才说：十多天了，我总要放一回空枪嘛。田桂花这才没有追问下去。牛二老早就想学学录像里的男人，在田桂花身上玩点刺激的，可有贼心没贼胆，怕田桂花把他一脚踢下床来，所以一直没敢付诸行动。今天晚上，牛二准备在田桂花这块田里试验试验了。

牛方田说：你明白就好，这次把村民代表当好了，以后还继续当。

又说：你不要以为村民代表不是官，其实也相当于一个官。在牛家湾，除了我这个小组长，就是你了，你好比我们组的“二把手”，以后许多事，我都要找你研究的。

牛方田把“研究”两个字，说得特别慢又特别重。

牛二听了这话，忙说：真的，二叔？

牛方田说：二叔是扯谎卖白的？二叔说了的话，就像是死鱼的眼睛——定了一样！

牛二见二叔磨磨蹭蹭的，尽捡这样大包大揽好听的话说，突然明白了，二叔是想蹭一顿酒喝。二叔这个“一把手”，没尿多少油水可捞，只能这样隔三差五的，去村民家里蹭顿酒喝，吃点油大。

牛二心里立即犯了迷糊。按说来，牛二该请二叔撮一顿，没二叔，这个村民代表怎么也轮不到他的。可是，牛二又恨不得马上和女人上床，二叔是个酒鬼，而且是个喝“蓑衣酒”的人，如果今晚请他，喝到半夜也完不了。牛二这时灵机一动，把身子向牛方田倾过去，说：二叔，你说我现在相当于“二把手”了，那你老人家把组里的管水员给我当行不行？

牛方田果然瞪圆了眼睛，像从板凳底下飞出了一只马蜂，把他蜇了一下，忽地站起身来，盯着牛二说：什么，你想当管水员？你明明知道管水员是你二婶娘家侄儿当着，你怎么去和他争这个位置？

牛二说：我也是你的侄儿嘛。

牛方田说：好了好了，牛二你别吃了五谷想六谷了！

说着就往家里走，走了几步才回头对牛二说：你也不想想，我真让你当了管水员，你二婶不找我拼命？她那个洋油桶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？以后别说这事了，提起这事我脑壳都大了！

牛二心里笑了，牛二知道二叔最怕有人跟他说管水员的事了。

见牛方田都走到自己阶沿上了，牛二才大声喊：我以后不说这事就是了，但二叔你吃了晚饭走呀！

可牛方田已经进了自己的屋。

不管牛二如何猴急，田桂花还是等到吃过晚饭上床后，才让牛二近了身。因为田桂花把水缸挑满后，要刷锅做饭，要给猪喂食，给牛添草，检查鸡鸭圈门是否关好。在这期间，牛二也去骚扰过田桂花几次，但都遭到田桂花的严厉斥责：日日日，你就知道日！你看别家的男人，要女人挑过水吗？光要婆娘煮饭服侍他吗？我遇到你这样的男人，就没有享过福，除了日，你给过我什么？

牛二自知理亏，就“嘿嘿”地笑着赔礼说：你没看见吗，那是我在和二叔研究工作，哪个叫我现在是村民代表呢？二叔说我是组里的二把手了，以后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和我研究呢！

田桂花这才不说什么了。

田桂花虽然不说什么了，但牛二也再不敢去骚扰女人了。牛二和大多数男人一样，有点怕老婆。他最怕的是田桂花不让他和她一起睡，这种开除“床籍”或剥夺“同睡权”的处罚最令牛二难受，特别是在关键时刻。

好不容易挨到上了床，田桂花才放弃“维权”的行动，并且不久就“哼唧哼唧”地叫起来，一副乐意让牛二蹂躏的神态。

牛二见了，录像里那些场面就在眼前晃动起来，一时兴起，就在田桂花身上停止了运动。

田桂花有些不满地问：怎么不动了？

牛二伏在田桂花耳边说了几句，田桂花就叫了起来：不行不行，公猪才爬到母猪背上。

牛二说：试一回嘛，别人都那样呢？

又说：反正被盖窝里，又没有哪个知道！

又说：如果不安逸，翻过来不就得了。

田桂花过了一会，才像作出决定似的把身翻过去，一边翻身一边说：你在哪里学的这些怪名堂，讨厌得很！

可是，田桂花一会儿就不觉得牛二的怪名堂讨厌了，在牛二身下蛇一样地扭动着屁股。田桂花扭了几下屁股，牛二的子弹就出膛了。

两口子躺下来后，似乎都在回味刚才的情节，睁着大眼盯着帐顶。

过了一会，田桂花突然侧过身去，抱住了牛二，无限缠绵的样子。

牛二说：我可来不起了。

田桂花娇嗔地在牛二胸膛上打了一下，说：就知道来。我跟你说了件事，你听了可不要生气。

牛二听见老婆口气不一般，忙问：什么事，是不是有人日了你？





田桂花生气地擂了牛二一拳，说：看你说到哪里去了！

可过了一会儿，却又有些哀怨地回答说：不过，这也和那、那样做，差、差不多。

什么？

牛二一下坐了起来，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，盯着田桂花。

田桂花说：牛爵这个挨刀的，今天摸了我……

牛二马上叫了起来：摸的哪儿？

田桂花说：还能摸哪儿，当然是下面……

牛二提高了声音：下面怎么能让他摸到了，你给我坦白交代……

田桂花急忙去捂了牛二的嘴巴：你大声武气的吼什么，怕别个听不到哇？

牛二这才放低了声音：好嘛，那你好好给我说，过筋过脉都要说完。

田桂花说：上午我赶场回来，在石埡口碰到王四娃儿的拖拉机，我就上去搭一截。牛爵也在车上，他就一只手抓住车厢的栏杆，一只手伸到我的裤裆里……

牛二打断了田桂花的话：傻婆娘，你不知道喊？

田桂花说：车上那么多的人，我怎么好意思喊？

牛二说：那你就让他摸？

田桂花说：我也没便宜他，我用指甲在他手背上掐，他痛不过，终于拿出来

了。

牛二说：再掐，终究还是你吃了亏，那个地方，是随便让人摸的吗？

田桂花有些委屈，说：有什么办法，你以为我想让这个二流子摸，他是什么东西？

牛二问：哪只手摸的？

田桂花说：右手。

牛二停了话，像是在想什么，过了一会才追问：摸了多久？

田桂花说：我也没戴手表。

牛二有些动怒了：你估也估计得到嘛！

田桂花想了想回答：没有多久。

牛二又吼了一声：没有多久又是多久？

田桂花顿了一下，说：大概有你刚才那么久。

牛二又问：他手指拇进去没有？

田桂花说：进……进去了的……

话还没说完，牛二抡起巴掌，忽地一下扇在田桂花脸上，并恶狠狠地骂道：龟婆娘，这和鸡巴插进去有什么区别，你还说没有多久！刚才我的时间短了？

田桂花突然坐了起来，捂着脸哭开了，说：好哇，好哇，你个砍脑壳的犯人，拿别个奈不何，就把自己的婆娘当奸臣办！你以为是我愿意呀？你有能耐，你就去找牛爵这个砍脑壳的算账嘛，打我算什么英雄？

说着，田桂花抱起枕头，就到另一头睡去了。

牛二一见，也觉得自己是茅坑里插秤杆——过粪（分）了一些。这事确实不能怪自己的女人，谁都知道牛爵是个日嫖夜赌、不务正业的二流子，派出所一个月要请他几次去“配合”工作，常常是去了又回，回了又去。据说，他在村里好多女人面前，都要过流氓，可没人拿他有办法。

牛二有些内疚了，就爬到女人那边，伸手去抱田桂花，田桂花把他甩开了。

牛二说：你别生气了，总有一天，我非要把这个狗日的手杆打断不可。

田桂花没有吭声。

牛二又说：其实摸了一下也没有什么，不是还原模原样，照样安逸痛快吗？

田桂花听了这话，猛地翻过了身，冲牛二说：那你还要打我？

牛二说：不打了，不打了！刚才都是我气昏了头，以后绝不打了。

这样说着，又伸手去抱女人。

田桂花这次不躲避牛二了，躺在了牛二的怀抱里，一边蹭着牛二的胸膛，一边拿手去抚摸牛二下面那个物件，又是一副渴望被蹂躏的模样。

3

吃过早饭出门时，田桂花喊住了牛二。

田桂花说：看你这身衣服，像不像从酸萝卜缸缸里扯出来的？

牛二说：怕什么，又不是去看婆娘。

田桂花从衣柜里找出一件干净的衬衣，一条裤子，捧到牛二面前，说：这副邋邋遢遢的样子，哪个婆娘看上了你，才是怪事！

牛二经过田桂花的简单包装，低头一看，果然比先前伸抖了许多，又吐了泡口水在掌心里，按平了头顶几根翘着的头发。往镜子前一站，一下子觉得换了个人样。

牛二就像一个大干部似的，把手背在背上，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。

牛二住的地方叫牛家老房子。

牛姓是村里的大姓，分散在两个村落后，一个叫牛家老湾，一个叫牛家新湾。牛二这个村落是牛家老湾。牛家老湾又分上房子、下房子和老房子。老房子是老湾最大最老的房子，听说是牛家祖宗湖广填四川时修的。如果这一说法属实的话，这房子至少也有400多年历史了。可是如今老房子已经名存实亡了——土地承包后，不少村民占地为王，都纷纷扒了老房子，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，重新盖了新房子。老房子就被拆得七零八落，百孔千疮。没搬走的，也不甘落后，就在原来的屋基上，重打锣鼓另开张，盖起了独立的砖房子。

牛二和二叔家的新砖房，就是在原来的屋址上盖起来的。

才吃过早饭，太阳就晃得人有些睁不开眼睛。

牛二背着手，七拐八绕，从一幢幢房子前走过。

有人在吃早饭，看见他，就打招呼说：牛二，赶场呀？

牛二把胸脯挺了一挺，说：赶什么场哟，不是选了我当村民代表吗，我这就到村里开会去。

那人就不吭声了。

又有人从地里回来，在路上碰见了，也问：牛二，穿得这样伸伸展展的，走亲戚呀？

牛二又把胸膛挺了一挺，说：走什么亲戚哟，不是选我当了村民代表吗，我这就到村里开会去。

那人也不吭声了。

牛二还没完全走出牛家老湾，汗水就把衬衣打湿了，牛二这才记起出门时，忘了带一把扇子。俗话说，六月天气热，扇儿离不得，这样的红火大太阳出门，怎么能没有扇子呢？

于是牛二决定到牛八女人的路边店里，去买一把纸扇。

牛二、牛八两人同一个祖先，曾祖那一代是嫡堂兄弟。据说牛二的曾祖是老大，牛八的曾祖是老二。虽说同祖不同房，但牛二、牛八的关系一直很好。牛八原来也在牛家老房子住，和牛二挨子挨子，椽子靠椽子，后来牛八搬到了乌龟石的燕窝地里，盖了一溜三间水泥平房。燕窝地前面不远，就是牛家湾通向外界的大路。牛八的房子建起不久，就因地制宜地在前面的大路边，搭建了一个路边小店，向过路人，也主要是牛家湾的人，卖些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茶等小东西。

牛八的路边店搭得十分简易，四根老毛竹撑起一个屋顶，上面铺着一层稻草，四周用两床烂挡席一围，就算是挡风的墙了。里面用几块乱石头和半截水泥板，搭起一个货台，上面摆些日用杂货。牛八早上用一担箩筐把这些货挑到路边店里，天黑又用一担箩筐把没卖完的挑回来。春末夏初那场狂风，把牛八的路边店给一风吹了。乡长带人来统计灾情，给牛八写上“损失房屋一间”。既然损失了房屋一间，在预算经济损失时，就写上了八千元。牛八见乡上写了这么大的损失，以为有赈灾款，就让这路边店暂停营业，等着上面赈灾。一直等到十多天前，赈灾的事还是蚊子滚岩，一点没有响动，于是他就来拉了牛二给他壮胆，去问乡长。乡长说：哪里有什么赈灾款嘛？屁的个赈灾款！牛八说：当初为什么要统计？乡长说：统计还错了？跟你说，这是上级叫统的，灾情报得越大越好。牛八说：这不等屎于零。乡长说：等屎于零也要统，这叫村哄乡，乡哄县，一直哄到国务院，你知不知道？牛八说：我知道个屁！我只知道当初你不来统计，我那房子早盖起来了！乡长就拍了拍牛八的肩膀说：现在回去重建家园也不迟！又说：只要我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不等不靠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是不是？牛

八说：屁话！

牛八回来只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，就把家园重建起了。

还在老远，牛二就看见牛八女人已经坐在路边店里了。

牛八女人叫杜艳艳，是本村杜家梁子的人。杜艳艳长得和她的名字一样，才嫁到牛家湾来的时候，牛家湾的人眼睛全都一亮，觉得是仙女下了凡。杜艳艳苗条的身材，白皙的皮肤，双眼皮儿，瓜子脸儿，柳叶眉儿，一笑两酒窝儿，狐狸精样。而牛八是矮壮个子，像是滚地南瓜，一张包公似的黑脸，一个酒糟鼻，年龄又比杜艳艳大了七八岁。牛家湾的人都说，这才真正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。又说，也不知牛八是哪世修来的福，娶了杜艳艳这样一个乖婆娘。又有人预告说，婆娘娶乖了，男人得不全。可八九年过去了，也没听见杜艳艳有什么艳情传出来。

牛八明白自己娶了一个人人眼红的乖婆娘，所以有种含在口里怕化了，捏在手里怕飞了的感觉，把这婆娘宠得不行，只差没把她放在神龛上供起来。建这个路边店，就是为了不让杜艳艳跟自己下地，就是为了让杜艳艳把皮肤捂得更白，把瓜子脸儿敷得更俏，把身子骨儿养得更妖精，好让自己晚上骑马马。杜家梁子是一个连草都难生长的石梁子，很穷，杜艳艳只念了两年小学，就回家当割草娃儿了。所以，杜艳艳对城里人那些“魅力”之类的词搞不懂，就像牛二不知道“性感”是什么意思一样。但杜艳艳却知道自己长得乖，乖是自己得到丈夫宠爱的关键，为了继续乖下去，也就常常学城里女人描眉画眼，穿新换旧，一副鲜花永不凋谢的样子。

杜艳艳见牛二走来了，就笑盈盈地站起来打招呼说：他二伯，开会去呀？

牛二一见杜艳艳那笑，骨头就像被醋浸泡了似的酥软了几分，也笑嘻嘻地说：你怎么知道？

杜艳艳说：他爸昨天晚上回来就跟我说了，说选你当了村民代表，去查大队的账。

牛二一下有些自豪起来，挺了挺胸说：就是，就是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呢！

说着，眼睛落在了杜艳艳身上。

杜艳艳今天穿了一件浅绿色的无袖连衣裙，一条又长又白又圆的胳膊露在外面，牛二觉得这婆娘的皮肤上像涂了一层蜂蜜，又觉得这婆娘的肉嫩得一掐就会出水。无袖连衣裙上印着一些向日葵，中间是金黄色的，边是粉红色的，就像太阳放出的光芒。中间一条裙带把腰收缩进去，因此，这婆娘该向前挺的地方，自然像山包一样挺起了，中间该收进去的地方，自然也像沟一样收进去了，后面该翘的地方，也往后翘起了。

牛二一见杜艳艳这副样子，马上想起了风骚这两个字。一想起风骚两个字，牛二就下意识了。



牛二想：牛八这个癞蛤蟆，硬是在吃天鹅肉。

又想：牛八一晚上日得到几次？

又想：牛八究竟把这婆娘得全没有？

牛二想到这里，就用力咽了一口口水，喉咙里响亮地“咕咚”了一声。

杜艳艳笑着问：他二伯，你叹什么气，是不是昨天晚上桂花嫂子没让你上床？

牛二脸有些红了，说：世界上怕还没有那本书卖，不让我上床！

杜艳艳似乎不肯相信：那你还叹什么气？

牛二脸更红了，过了一会才说：我说了，你别说我这个大伯子不正经哟？

杜艳艳说：看你说什么话？

牛二就说：你是说做那件事吧？那事就像吃饭一样，吃了上顿要吃下顿，哪里有个完？

说这话时，牛二感到下面那个物件已经顶着了裤子。

杜艳艳脸一时红得像炭火，见牛二眼睛死鱼一样盯着自己，忙岔开了话：
他二伯，你要买点什么？

牛二这才想起来这里的主要目的：给我拿把纸扇。

说这话时，眼睛也没有离开杜艳艳。

杜艳艳说：纸扇有两种，一种一块钱一把，一种一块五一把。

牛二说：拿便宜的吧。

杜艳艳又甜甜一笑：他二伯，你是去开会，还是拿把好的吧！

牛二说：那就拿把好的吧！

杜艳艳就回过身，弯下腰去找扇子了。杜艳艳一弯腰，就把两瓣犹如圆冬瓜一样的屁股对着了牛二，两瓣屁股上，正各有一朵向日葵竞相开放，中间的那道屁股沟子若隐若现。

牛二的眼睛顿时绿了，喉咙又“咕咚”了一声。

杜艳艳把扇子递过来，同时也把一种好闻的香味，送到牛二的鼻孔里。

牛二接过扇子，像电影里的公子哥儿那样，“呼”地一下打开，接着摇了几摇。

杜艳艳突然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

牛二问：你笑什么？

杜艳艳捂住嘴，说：他二伯，你这个样子，像个当官的了！

牛二说：真的？

杜艳艳说：你这衬衣往裤腰里一扎，手里扇儿一摇，就像胡村长检查工作。

牛二觉得有必要在杜艳艳面前吹吹牛，就说：胡村长算哪把尿壶，和尚也是人做的，运气来了，我难道把那个村长当不下来？

牛二说完，就走了。牛二走的时候，下面那个物件还顶着裤子，牛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就用手里的扇子遮着那个地方，轻轻地摇，装作煽风的样子。一边走，

一边又像哲学家一样思考起来：

除了牛八以外，这婆娘究竟被其他人日过没有？

第二章

1

牛二一走出村委会那间屋子，就觉得外面像是有火烤着，皮肤被燎得发疼。但太阳又不像早上那样发红，而是泛白，像初秋时节早晨的霜粉粉一样。牛二知道这种太阳最毒，丝丝阳光都像针一样锋利。

牛二使劲摇着扇子，但还是觉得没有凉意，连风也是火辣辣的。

村委会办公室对面就是村小学，是七十年代修的土坯墙房子，龇牙咧嘴一副八十老太相。牛二看见坍塌的校门前，有一群学生在围着一个老头买西瓜。

牛二感到更热了。

牛二打算买一个西瓜。

牛二想，平常舍不得，现在当了村民代表，就算开一回洋荤得了。又想，老婆昨天晚上让自己快活了，反受了活天冤枉，买个西瓜回去，也算向她赔礼道歉。

牛二就朝卖西瓜的老头走过去了。

牛二认出了卖西瓜的老头，原来是黄家嘴的黄老头。

这时上课铃响了，学生作鸟兽散，只剩下了黄老头和他面前的背篋，以及装西瓜的筛子。

牛二走过去喊：黄老头，你倒会做生意，做到学生娃娃头上来了。

黄老头说：找两个油盐钱。

牛二朝筛子看了一眼，说：你把西瓜切得这么小，只怕连秤盘星都压不到，打学生娃娃的诈巴眼呀？

黄老头说：我卖学生娃不讲秤，他们有好多钱？角把两角钱，我这瓜就两角钱一块，天理良心，不得亏学生娃儿的。

牛二问：还有没有没开的瓜？

黄老头说：有有有，背篋里正好还有两个。怎么，牛二你打算买一个呀？

牛二说：我或买不买，就看价钱合适不合适。





黄老头说：价钱绝对公道，你买一个整瓜的话，我就便宜卖给你。

说着，就端开筛子，让牛二在背篓里选了一个西瓜。

牛二在手上试了试轻重，说：我们讲斤数，好多钱一斤？

黄老头说：我从城里提成五角六一斤，辛辛苦苦挑回来，每斤加四分钱，行吧？

牛二急忙摇着头说：贵了贵了，黄老头，你硬是豆腐都要卖成肉价钱哟？

说着，牛二就把瓜放到黄老头的背篓里，拍了拍手，准备走的样子。

黄老头急忙喊住他：哎，牛二，生意都是谈成的嘛，你跑什么？你还个价！

牛二说：最多给你五角钱一斤。

黄老头说：你给我这个价，我怕要把裤儿都赔进去。

牛二往回走了几步，说：你卖就卖，不卖算了。

黄老头一狠心，就叫了起来：卖卖，哎呀，我知道在你牛二手里，没有谁能占到便宜！

牛二这才回来，叫黄老头称了秤，一共三元四角钱。牛二等黄老头算完账后，才说：看来这西瓜我吃不成了。

黄老头说：又怎么了？

牛二说：不瞒你说，我身上只有三块钱，怎么吃得成？

黄老头说：你身上当真只有三块钱？

牛二说：撒谎不是人！

黄老头也犹豫了一会，最后说：算了，差几毛钱我不怪你，吃得东西，就当请我吃了一块。

牛二高兴了，连声说：那就谢了，谢了！

说着就去口袋里掏钱，掏出钱来，却有整整四元钱。黄老头不干了，说：你哄我老汉，不得行，得给我三块四角钱！

牛二说：看你吃饭都不长了，怎么说话不算数？

黄老头说：你说你没有那样多钱。

牛二说：我现在就有那样多钱了？实话跟你说，剩下这几角钱，要给婆娘买一包盐回去，要是买不回去，老婆找我算账，我怎么跟她交代？

黄老头说：算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蚀财免灾，你走嘛！

牛二就抱了西瓜往回走，心里很高兴，觉得今天确实买了个便宜，那黄老头肯定亏本了。

2

牛二抱着西瓜来到牛八的路边店时，正碰上牛伟在店里买酱油。他盯着牛